

教学文化：大学教师发展的根基

◆ 邬大光

严格意义上的我国近代大学，已经走过了百年历史，当我们从历史视角来看待今天的大学，常常感受到许多理论和制度的缺失，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和教学文化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教育部启动了国家级示范性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建设项目。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和制度建设，在我国高等教育界是第一次，今天它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和“改革举措”，究竟会给未来的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带来怎样的效果，还有待实践和时间的双重检验。因为支撑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根基是教学文化，当教学文化在大学明显缺失的背景下，任何一种组织和制度形式都无法形成教育质量的提升。

从理论层面看，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话语体系中，教学文化无论是作为一个概念或理论，都没有进入研究的视野；即使在汗牛充栋的大学文化研究中，教学文化也一直被忽略，泛泛的校园文化概念遮蔽乃至取代了教学文化，遑论教学文化是大学教师发展的根基。这些理论上的缺失，直接导致了实践的滞后。因此，要达到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建设目的，使其成为有效的教师发展和教育质量的保障手段，需要正确认识大学教学文化的内涵和本质。

一、大学教学文化是体现大学使命的文化

办大学的目的是何在？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命题。其实不然，现实高等教育理论界的许多重大争论话题，都与这样一个简单的命题有关。在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中，高等教育职能不断拓展，社会赋予大学越来越多的责任。作为培养人才和知识传播的大学，在职能的不断拓展中，育人的功能不断受到遮蔽。尤其是随着科学研究职能的不断强化，大学的人才培养价值逐渐被淡化。

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于2009年写了一本书，其英文名叫《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 a candid look at how much students learn and why they should be

learning more》，台湾学者翻译为《大学教了没》，大陆学者翻译为《回归大学之道：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反思与展望》。但是不管什么翻译，本书的主旨告诉人们，虽然美国的大学拥有充足的资源、先进的教育技术、卓越的科学研究，但是他对美国大学的本科生教育是不满意的，学生在写作、批判性思维、数理能力和道德推理等方面的能力还远未达到期望的水平。事实上，不仅是德里克·博克的反思，在美国国家层面也在不断反思高等教育的得失，例如，《国家处在危险当中》、《不让一个学生掉队》等等。尽管这些白皮书报告的影响力或未可知，但是美国是崇尚实用主义的国家，只要存在就好，只要有人反思就可以。

在我国，在所谓的“后发国家”在角逐世界一流大学的命题下，对科学研究的重视有过之而不及。但是，大学自身是否反思，在这一过程中，大学获得了什么，而又失去了什么？纵观世界知名大学，不仅仅以其卓越科学成就使其辉煌盛极一时，但是随着时间流逝，让人们记住的这些大学名字，却是其培养出杰出校友而让大学灼灼生辉。从世界知名大学发展史看，当大学初创之始，并不一定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但是，往往是在某一段特殊时期，其在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越成绩而使众多校友产生强烈的归属，并让世人刮目相看。所以，大学对于社会的主要贡献是人才培养，人才培养是大学的安身立命之本，学生是大学最大的财富，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教师最大的骄傲。大学如果离开了人才培养，大学就有可能变成一种纯粹科研机构，当大学如果离开了人的教育，大学就不是学校教育，而是生产“机器人”的工厂。尽管这是一个常识，但越是常识，往往越容易被忽视。

二、大学教学文化是体现大学职能的文化

高等学校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为社会服务三大职能。高等教育的三大功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共识。从其历史发展来看，这三项职能的产生有如下特点：第一，由单一职能向多种职能发展。早

期大学仅具有培养人才的职能;直到19世纪,从柏林大学开始,科学研究才成为大学的又一项职能;到20世纪,从威斯康星大学开始,为社会服务才成为继科学研究之后,大学的另一职能。第二,新职能的产生是一个职能分化的过程,它往往萌生于老职能当中。在柏林大学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学并非没有科学研究,就是柏林大学的科学研究,也是在由科学而达至修养这个层面提出的,并没有完全区别于人才培养;同样,为社会服务这一职能,从19世纪中叶开始,就已经在美国的大学中出现,只不过威斯康星大学第一次明确地将它作为大学的使命提出来。第三,新职能的产生往往伴随着一个高等教育新时代的开始。如柏林大学开始了经典大学理念时代,而威斯康星等美国州立大学则开启了现代大学理念时代。

高等学校由单一职能发展为多种职能,是高等学校活力增强的表现,体现了高等教育在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提升。但是不管大学在职能上有多大变化,其人才培养职能是大学的基本职能,并且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共生共荣,互相融合。这种一致性表现于新职能在老职能基础上产生并分化出来的,同时又反过来促进老职能的提升。比如,科学研究在早期是人才培养的一种手段,为社会服务也主要指高等学校所培养的人才能够更好地满足社会的现实需要,但是,当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派生出来后,又在相当程度上反哺并提升大学的人才培养职能。从这一角度说,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基本职能,而科学研究和为社会服务都是派生或者衍生的职能。如果重视了衍生职能而忽视了基本职能,组织的健康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这种情况就像美国的金融危机,银行作为一种组织,它没有很好地完成自身的本质任务,所以引发金融危机,这就为高等学校敲响了警钟。如果不能很好地完成基本职能即培养人才的任务,科学研究和为社会服务都成了无根之水,无本之源,将来也必将受到惩罚。

今天,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背景之下,我们不断地倡导现代大学制度和大学治理结构。其实,即使在“现代大学制度”的命题下,大学的一切制度都应该是围绕着大学的基本职能来建构。以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为例,其直接指向是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而最终目的是为培养学生奠定基础。但是,当把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放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大背景之下时,中心建设就不只是一个机构设置问题,而是如何建立一个与大学职能相适应的制度建设问题。不难发现,今天大学制度建设往往是“打补丁”的方式,强调什么就设立什么机构。殊不知,大学在制度建设上不仅仅考虑是“加法”,更多应是“减法”。去繁取精,返朴归真,返回大学本质。否则,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必然也承担着更多的职能,必然也会派生更多的机构,最终将导致大学组织不堪重负而“崩盘”。

三、大学教学文化是体现以人为本的文化

以人为本是大学的一种境界,也是大学永恒的追求。纵观世界知名大学的校训,都体现了大学对于人才培养的至善的追求,而其中的“根本”就是关爱学生,学校任何教育制度都必须植根于这一基础,唯其如此,大学才有可能鼓励学生主动冒险、探索,给学生更多的宽容与自由,为满足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甚至允许学生到处乱撞,允许学生犯错。然而,当大学发展到今天,可以发现大学许多制度建设却背离“教育”的最原始本义,学校对于经费投入等问题的关注超过了对人的关注,教师对于科研的关注超过了对教学的关注,教师对于研究生的关爱超过了对本科生的关爱,大学对于学生管理制度更多是基于一种防患的制度建设,而不是鼓励学生个性全面充分自由的发展。所以,今天在谈大学教学文化建设时,从一种微观层面上,应当倡导对于学生关爱的文化。

当然,关爱也强调严而有格。《学记》中指出,“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然而,当大学发展到今天,大学的这些常识却产生了异化。显然,大学为探索真理的地方,为研究高深学问之场所,正如哈佛大学校训,“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斯多德为友,与真理为友。”因其探索真理,所以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因其探索真理,大学教师必须对学生严而有格。严为“严肃”,格为“法度”。大学必须要有法度,必须对学生有所要求。而这种要求来自于对教师、对真理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自于对真理理性的尊敬。“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大学师生必须严肃地探讨真理,信仰真理,真信真教真学,才能树立起学术权威,然后使学生产生敬畏之心。教师对于知识的传授必须有宗教般的热诚,全身心地投入,痴迷地钻研,才能真正吸引学生,与学生产生思想碰撞、情感共鸣。但在今天的大学,有多少教师能够以一种宗教般的热诚忘情地投入教学,有多少学生对于知识的渴求、求知的激情在日复一日的失望中萌灭。相反,在大学的课堂里,学生仅仅在积累学分而拿到一张可能对他毫无用处的废纸,而教师也仅仅混得了一份工分而在完成其应有的工作。更有甚者,为了迎合学生口味,大学课堂常常变成了兜售庸俗文化的快餐市场。大学的课堂好像是自由的菜市场,学生来去自由,毫无约束,教师在学生面前毫无尊严。“教不严,师之惰”,教师教学尊严缺失从一定意义上是教师对于教学投入不足。从这一意义上讲,大学教学文化的另一层意义应当倡导师道尊严,教师必须对学生勇于管教,敢于管教。只有真正对学生严格要求,才是真正的关爱学生。教师严格要求学生是教师教学的基本要求,也是教师育人的底线。

四、大学教学文化是寂寞淡定的文化

德国柏林大学创造人洪堡提出“所谓高等学术机构,乃是民族道德文化荟萃之所,其立身之根本在于探究博大精深之学术,并使之用于精神和道德的教育。”对于科学研究与个性道德修养之间的关系,洪堡提出了“由科学而达至修养”的原则,即科学研究是达到道德修养的手段,而道德修养才是科学研究的最终归宿。毋庸置疑,在大学发展史上,有一个经常遇到的现象,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在其刚办之初,往往不是在喧哗的闹市,而是远离尘嚣的小镇。例如,普林斯顿大学不是在新泽西首府,而是在普林斯顿小镇;耶鲁大学不在康涅狄格州首府,而是在纽黑文市;剑桥大学不在伦敦市,而是位于风景秀丽的剑桥镇。中国近代新建的大学校址,往往也选在远离繁华的不毛之地。例如,厦门大学的选址也在远离闹市的演武场。显然,这种选址的真正用心应该是让大学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因为只有大学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大学才能不为凡俗世界所诱惑,为世俗功利所驱使。因为只有大学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让教师甘于寂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乐于育人。

所以,寂寞淡定的核心就是体现大学教学文化的无功利性。只有无功利性,教师才能心无旁骛,学生才能专心致志。例如,教学方法既是一门科学,有规律可循,也是一门艺术,富有个性。但在今天的大学课堂中,有多少教师把教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有多少教师能够真正研究教育教学方法并形成了自己个性化的教学艺术?而这种现象的背后实际是隐藏着大学的自身浮躁欲动,大学不是把科研作为人才培养的手段,而是作为大学营利的目标,教师不是把科研作为探索真理,而是把科研作为博取名利甚至发家致富

(上接第30页)

加快成果应用转化和普及推广。加快成果转化工作是高校科研管理的重要内容。这几年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要通过举办产学研对接会的形式来推动成果的转化,深受欢迎,富有成效。举办产学研对接会的主要目的在于引导,高校一定要积极主动,进一步开辟面向决策机构、面向企事业单位、面向全社会的成果应用转化渠道,加快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应用转化和普及推广。加强科普工作,创建科普品牌,创新科普载体,拓展科普渠道。鼓励高校面向社会开设“名师大讲堂”。要通过多种途径、多种形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科学知识,提高公众人文素质。

积极推进学术交流与合作。近几年来,安徽省高校对外合作交流十分活跃,仅2011年全省高校主办了150多场学术会议,近4000人次参加。但是独立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不多,举办有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更少。各高校要认真贯彻落实教

的途径,科学的道德修养功能不断被边缘化甚至黯然淡出,而科学的道德规范不断被侵蚀突破。所以,今天在谈大学教学文化时,有必要重温这一寂寞淡定的话题。老子云:“静生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今天,尽管多数大学坐落于繁华浮城,但如何让大学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如何使大学教师身在喧嚣之中而保持着一份寂寞与淡定,这既是一所大学教学文化建设必不可缺,也是大学自身的一种责任。

当大学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的今天,大学在求大求全求排行榜的同时,是否失去了其核心的价值文化?成立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只是重建大学教学文化的第一步。我们缺失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大学教学文化,只有明确这一点时,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建设才会有明确的方向,才会明确大学教学中心建设应当担当的历史责任与使命,才会意识到教师发展中心建设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回顾今天高等教育的各种话语和理论,我们不难发现,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和具有生命力的高等教育理论,无一不是基于人才培养展开的。我们在学习西方国家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同时,是否也在反思,这种建设也不可避免地侵蚀已有大学的根基,造成了大学核心价值的缺失,这种缺失从其要旨而言是一种教学文化。今天我们或许可以从大学的旧时故事来回味,也可从现实的点点滴滴来找寻,但毫无疑问的是,当我们意识到这种缺失时,这种教学文化已离我们渐行甚远。大学需要反思,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过程中,大学在追求什么,迷失了什么?大学得到了什么,却又失去了什么?

参考文献: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厦门大学副校长】 (责任编辑:吴绍芬)

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进一步强化国际意识,拓展交流途径,健全合作机制,提高合作水平,推动优秀文化和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走向世界。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支持高等学校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深化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开展协同创新,培养国际学术人才。实施师资队伍国际化工程。组织实施校长海外研修项目,每年选派一批大中小学和职业学校的党政领导及后备干部到海外研修培训;加大高等学校中青年骨干教师海外研修项目实施力度,力争使省属高校学术带头人团体具有半年以上的海外研修或合作研究经历。鼓励高校师生参加各类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外修学、访问、交流等活动,支持高校办好一批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不断提升安徽省高等学校国际化水平。

【作者:安徽省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

(责任编辑:卢丽君)